

晉

書

十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御撰

山濤

子簡簡子退

王戎

從弟衍 郭舒

衍弟澄

樂廣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死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天將軍從事中郎鍾會

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
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
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
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
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
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
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
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
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
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
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
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
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
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

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為左丞白稟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稟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永掾奉詔喻旨若躰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右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且夕若有豪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聳聳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九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在公之義若實沉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

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策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
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
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
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
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
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常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
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
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
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竄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
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
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豪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
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

垂累世之恩乞巨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万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万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无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南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

祖翊軍校尉父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溥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
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
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
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
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
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
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
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
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
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
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
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
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

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
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
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
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
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
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
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
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
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
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芋無所知
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
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万率師
赴難次于涅陽為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
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

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通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繫其務將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堙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負饗養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

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巨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字濬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竒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素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襍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

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
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
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
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
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
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
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
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
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
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
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
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
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

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我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其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揚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

媚取容屬敗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頌戎之壻也頌誅戎坐免
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
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
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
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
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為我壽之戎曰公首舉義眾
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
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
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旌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
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
慕遽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
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揔鼎司而委事僚寮間
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
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

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
肓之疾女適裴顧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
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常出貨
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
陰戎後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郊在危難之間親
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邺
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歛
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
顧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縵縵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
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鑿鑿實先見如此嘗經黃
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
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
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
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

子為嗣

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疾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掇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
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
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
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
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
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
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
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
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
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
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
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